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四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奏對二

日食地震對 漢杜欽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

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食三十六
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
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災異
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
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
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
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
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

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内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揺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遊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宫之饔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則堯舜不足與比

隆咎與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逺公方信䜛賊之人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恐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日食地震對 谷永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

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抽繹以求咎徵使臣等得
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臣聞明王即位
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遊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
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
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內二
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

感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内埶行於外至傾覆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内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絶卻不享之義慎節遊田之

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遊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絶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宫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絶驕慢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宫親屬饒之

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莞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傲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

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致功實以定德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重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折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

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

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惟陛下留神

黑龍見對　谷永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亡繼嗣之慶

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巳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

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侈奉終泰厚也
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在中饋无攸
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
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
灼四方賞賜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
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
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横亂政刺舉之
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絶

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記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别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

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旰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

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亡半年之畜百姓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統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

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僻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絶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巳復禮無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罷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倿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

存恤賑救困乏之人以弭逺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毋使素飡之吏久尸厚禄以次貫行固執毋違夙夜孳孳屢省毋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纎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邉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微行宴飲對　谷永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

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鋭討
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壯地太守絶命隕首身膏
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寛仁不遺易忘之臣
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
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
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
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没餘忠未訖委

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内發憤舒憂遺言李息
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
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邉陲思慕之心嘗存於省闥是
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
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
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
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
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

不過常法宫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効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湧出妖孼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

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灾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已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横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

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

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黄門後庭素驕嫚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宫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恩失志之人懐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兹謂泰厥災水厥咎亡

訞辭曰鬬動壯飛碎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鬬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鬬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困窮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

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宫中御府均官掌畜廪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勑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

大奸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以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悟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

日時對　翼奉

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

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効同功必參互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

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應天對 王嘉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烏孫匈奴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

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辨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威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下覩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災異對　李尋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

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慱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庻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叅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

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専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隂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閒差

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軼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

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
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
后受氣入太微帝庭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
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
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
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强所惡以崇社稷
尊强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
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

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廷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絶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

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猶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

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
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
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
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
理洛脈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
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
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
害此詩所為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

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下中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

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無柱榦之固守閫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
過無求備以愽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
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
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
命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宫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
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
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
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

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死亡之誅唯願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日食對 杜鄴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

者隨尊尊者兼平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也女雖貴猶爲其國陰也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内迫惠氏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以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

行籌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隂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静為德震不隂之效也占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茍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絶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

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

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内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顧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天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

舉至孝策對 荀爽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遵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

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
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
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
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
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
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
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

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

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

雊雌能順服獸則壯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益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如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則不謬質諸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咎以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

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緣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之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瑶臺傾宫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

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宮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内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寛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

所以為歳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

之别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四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許蔭培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奏對三

對利害三事　唐陳子昂

臣見九道出大使廵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意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

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使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惠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

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益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
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
鮮而數撓之矣又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
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
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
賴其福不得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
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
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

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頽不甚哉又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是也今軍旅之事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安五六年矣自劒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疲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子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強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

刑罰勸農桑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答制問事　陳子昂

臣今月十九日蒙恩敕召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實昧政源然嘗洗心精意静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在人能知人機順而施化趨時適變静而勿動政要之實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髙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

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弘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芻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倦譚亦倦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説也

請措刑科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忠君能逆意唯聖君能從利恩勑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理已備矣但

刑獄尚急法網未寛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覩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捨不専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賊叛逆之臣而為驅除以顯聖徳聖人誅凶殄逆濟人寧亂必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措刑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為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恱樂於徳不恱樂於刑以刑窮於人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授

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頻伏嚴誅所以殛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朋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昌鴻恩滌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實聖政之至要者也臣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今刑獄未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於此也伏願

神皇垂愷悌之德務仁壽之恩勅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途謡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懷樂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時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則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懼於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神皇雖妙察獄固不可門告戶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法則非太平安人之務

當今聖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實冒死犯奏所冀天鑒務求措刑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重任賢科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神皇深知惓悃不假臣一二煩説今臣所更重説者實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任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

功無由別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神皇降問小臣當今理政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要之至極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功可以於此而就斯實天地神靈賛助神皇而致此時也當此時不成千歲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

誠愚竊為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可識臣獨以為賢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識但是議者不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惡凶險之類有信義者必疾苟且之徒智者不為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梟鸞不接翼薫蕕不同氣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正接佞兩不相利以信質偽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

和智者尚謀愚者不聽勇者狥死怯者貪生皆事業不同趨向各異此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勇謀皆待其人然後獲展苟非其類道不虛行凡賢人君子未嘗不思效行但無其類獲進所以湮沒於時令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臣灼然有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垂拱明堂

保神和志天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治也今
神皇憂恤萬幾日不暇給昧旦丕顯中夜以思誠是羣
臣未稱聖任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賢事
君必諫君失姦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惟聖鑒所
察
賢不可疑科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
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
以經信任無効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騫味道周思

茂固蒙神皇信任之矣然竟背德辜恩神皇以此有疑
於信任賢也以臣愚誠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
國必待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
疑於任賢欲以聖謀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
獨理况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最須任賢者
也臣聞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絶食以去病
乃不知食絶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臣竊謂賢人
於國亦猶食之在人固不為一噎而絶餱糧亦不可以

謬用而遠正士此實神皇聖鑒可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以此為務天下誠不足理也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實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信者信之

招諫科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然朝廷尚未見敢諫之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

德在能聽諫古典所詠益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
皇德冠三王名高五帝實由能容魏徵愚直獲盡忠誠
國史書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啓從諫之道開貞觀已
來此實為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
矣夫骨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旌賞諫
士使大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板萬代有述非神皇
卑弊仁聖臣不可獻此言也
勸賞科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

當今或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榮功委命頒賞未蒙優
異臣伏惟人臣殉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公名爵不及偷
榮尸祿寵秩或加故不可以進賢獺能旌功勵行伏願
神皇廣求此等勸勵百僚以及將士此正當今聖政之
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葢言其功當
也夫賞而不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察
請息兵科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
役不省神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

有所資千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以此猺役人何能安臣伏見國家自有事北狄於今十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廷無竒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筭爾臣伏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者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筭之機故使甲兵日多猺役日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筭量其損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虛行兵不虛

行賦役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恐人日以疲勞未得安息伏願熟察臣言審圖廟筭則戎狄不足滅中國可安寧

安宗子科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為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咸知虺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唯罪其構逆者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恩念慈仁敦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實大聖之德崇重宗枝然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其灑然

明知陛下慈念之至上感聖德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必疑慮疑慮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積則僭過生伏願陛下明恩賜垂愷悌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直道於姦邪不利姦邪不利必有讒譖此賢人之災厄如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謗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

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

恩光將同近臣廷問政要臣實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罪然臣之誠真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妄況天子之問敢不悉螻蟻之臣真實罄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固是陛下所悉見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胆不知忌諱實戰實惶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霜雪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

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茍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為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美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復何言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四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奏對四

雨雹對 漢董仲舒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

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

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忒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

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盪而為祲沴之妖也敝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

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

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凉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煖夏雨必凉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

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隂陽改節暖凉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臓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臓皆病也敞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對臺詰辭 郎顗

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

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温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寛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往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

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宫禁嚴密私曲之意元不得通偏黨之私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贛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二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顓愚敝不足以答聖問

對鍾繇詰辭　魏毛玠

鍾繇詰毛玠曰司徒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墨之刑入於古典此何

以貟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謨急恒寒若豫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邪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婬𩨁面為相值不玠讒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恱之聲上聞聖聽且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劒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絶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髫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

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亡孰不絶語臣以究亡理不細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孰能害之青蠅横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孰不在它昔王叔陳生争政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閒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劒之來比之重賞之恵謹以狀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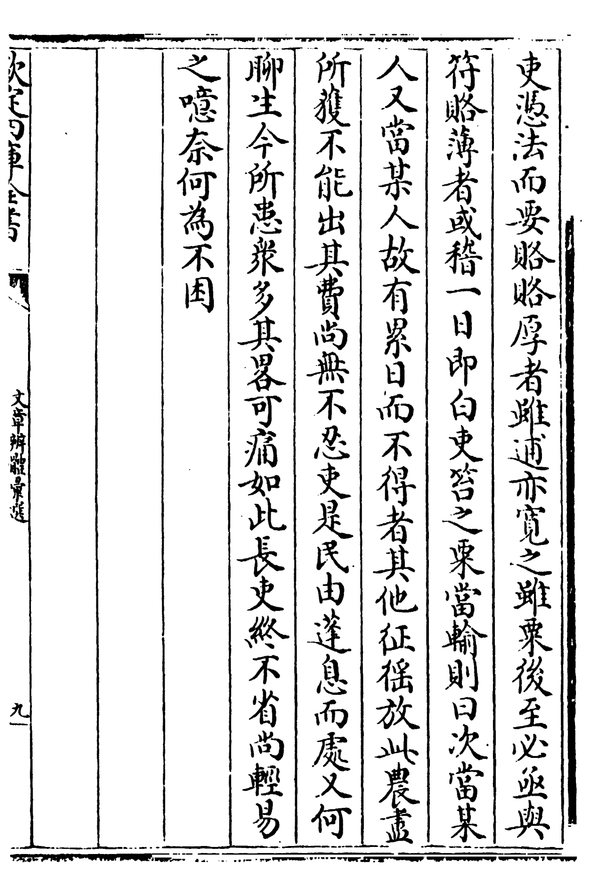
西邉患對　唐沈亞之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得西土亡降故老為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痛之狀辭甚條悉或短日微哭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為邉出若言使聞壯塞匈奴雜虜之風哭留不哭也益天子之憂甚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困對日不然今言所以為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為固百姓不可為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則壯蕃匈奴雖以逸馬强弓乘嚴寒時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

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已猶鷙隼不能止屯兵留塞且北迴千里而屬烽望其興壓知奔蹄之幾視其狀則烽燧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戍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單中以為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尹甘及西涼至於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

軍皆為西戎有由易而見亡也聞其始下凉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旣窘乃令能通虜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即能來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號曰能圍即觧其後取他城盡如凉城之事由此人人皆顧生無堅城意自得其策以來為語相傳尚近柰何容獨不聞其說乎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為阻也昔其林比緊故戎不得為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不達且又虛兵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鬬而役入山林

代麞鹿麛麑麝豪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𡶶嶂芟蘩取材斤聲合叫不息於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畜粟金繒文松大梓竒藥珍禽薰臭之具挽轆於陸浮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饑寒衣食或經時不振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當戎邪是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刃今岐隴之土甚饒而農食不充粃秠衣結縷無完布其租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



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寛之雖乘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當輸則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征徭放此農盡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忍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畧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噫奈何爲不困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四十八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四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奏議一

劉勰曰周爰諮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来遠矣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必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以明覈為美不

以深隱為奇乃為要耳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 吳訥曰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今采漢唐宋所上諸議次於奏疏以備一體

變法議 秦衛鞅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

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

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理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

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説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焚詩書百家議　李斯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

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於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

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

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慱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羣臣上帝號議　李斯

丞相綰御史大夫刼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来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羣臣論封建議 李斯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迎立代王議 漢宋昌

諸大臣乃使人迎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竝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施惠德人人自安難動揺三矣以呂太后之嚴擅權專制太尉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耶方今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瑯琊齊代

之强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許之

文帝廟樂議　申屠嘉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

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

請廣賢才議 公孫弘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

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

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

正朔服色議 兒寛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絶而不序矣惟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擊匈奴議 韓安國 王恢

建元六年匈奴来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

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懐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強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

無已邊竟數驚朕甚憨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

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効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鋭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絶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

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

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

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阻險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

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来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

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

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無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

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毁郡國廟議 韋玄成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毁毁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

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毁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毁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内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髙帝受命定

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世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皇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亡復修

郊祀議 匡衡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取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溪谷中阸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

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洛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

甘泉泰畤壇議 匡衡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

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輅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脩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脩

封殷後議　匡衡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者絶而更封它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

雅樂議 平富

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愽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宮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畧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絶表微孔子

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是以風示海内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永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

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譾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為共皇立廟議 師丹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

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毀廟議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冐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

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漠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

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

常守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覩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

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孫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議　貢禹

禹以為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供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

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藁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

其末者絶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弊市井勿得販賣除去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宫及長樂宫衛可減其大半以寛繇役又諸宫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

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
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
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
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
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
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
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吏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
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

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

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得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墜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歳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

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謟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九